

金橘童颜

赵嫣萍

深秋的午后，太阳高挂，露台上半是明朗，半是暗淡。倚门而立，澄黄的小金橘，旋着晕轮，像是午后的甜心。几颗熟透的，如米烂陈仓，坠落于地。

露台花木中，这棵金橘树，算是高龄，却丝毫没有老态，阁楼的日子，因此蒙几分优雅与清香。

这便是种植的好：物以观人，人让植物丰意美；人以观物，植物让人本色纯真。

记得刚搬来的那年夏天，一上露台，小树上繁密的白色花点，有的初启玉唇，有的笑口已开。因没有见过金橘开花，想当然地以为是茉莉。轻轻摘下几朵，置于茶杯。荡起的水纹，像笑靥融化。小呷几口，香气蒸腾，便愈加相信自己的另一个身份。于是，配上腔调，借物咏怀：

“茉莉花呀——

天赋仙姿，玉骨冰肌，逞芳菲。

轻盈雅淡，初出香闺，笑茶梅。

香风度，柔枝翠，
为情郎摘，为玉人戴，
最是美如秋水……”

居然可以小唱一段了，我喜出望外，暂时忘了时间，忘了小树，也忘了自身。这是否天人合一，逍遥于露台？是否在小小的空间，有了置身舞台的情怀？

意识这样流动一番，欣然、悦然，又飘飘然。这就是独处的好。由着生命的节奏沉浸于自在。

清醒过来，杯水将尽，忽觉有些怪异：香气了了，也就罢了，苦涩绕舌，总不应该。打量水中，只见花瓣四散，花蕊漂浮。

这不是茉莉应有的形态。迷惘之际，喊先生来辨认，他于杯中瞧了一眼，正色道：“橘子花泡茶，不会有剧毒，大不了，去趟医院，清清肠子洗洗胃。”

惊恐之余，方觉荒唐。摸摸肚皮，好像也在“咕噜”作响，似有不适之兆。

这是一个可笑的错误，却有一个可爱的结局——摘花相当于简花，删除了多余，营养集中，生长迅猛。不久，花冠脱落，枝头吐露出绿色的米粒。不敢近看，不敢触碰，生怕一不小心，它们瞬间消失。

当时，去杭州出差几日，走在西湖边，小金橘的影子在眼前晃；徘徊于太子湾，小金橘的气息在鼻翼绕。夜晚，枕着臂弯暗忖：

风不会吹落“橘颜”吧？
雨不会冲散“橘韵”吧？
调皮的小鸟不会啄伤“橘胎”吧？

同伴说，这是中了魔怔，橘子的魂魄附体了。还说，种植植物，原为消遣，何必如此执着？

我又何尝如此执着过？

终于熬到回家，开门、换鞋、上楼梯，迫不及待来到露台时，果粒已然安睡，只是明显长胖了；或许雨水充足，雏橘在花托中居然散发出隐隐的光泽。

我又重回角色，沉吟一番，单个儿的将其落于手指，像戒指；成串儿的，将其戴于腕上，像手镯；伸长脖颈罩于枝叶之下，嗯，像顶着一尊和田美玉的凤冠。

不由得想起了与玉石有关的事情。大概十几年前，去杭州的河坊街，热闹的市井气息，古玩、扇面，美食、华服，吃穿用物，极为丰盛，木石玉器，美不胜收。我想，就是回到遥远的宋代，也不过如此。熙熙攘攘之间，各种小玩意尤其吸睛：绿檀书镇、鹅毛笔，珍珠饰物胭脂盒。能想到的都能看到，能看到的都想买到：

“和田玉，和田玉，和田玉喽——”

特有的卷舌音，声声入耳。顺着声音走过去，闪着光彩的各种“珠宝”，在几个深眼窝、大胡子面前，耀眼璀璨。他们手里拎着珠串，哗哗作响，浓郁的异域风情，仿佛刚从阿里巴巴的山洞里出来。女人的好奇心、虚荣心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了。小心翼翼地浏览着、触摸着，装模作样地辨别着、欣赏着：玉扳指、玉手镯、玉项链不一而足。

回到家，兴冲冲地找出书籍，想给自己的宝贝定个位，就在即将翻出鉴宝图片的一刹那，直感告诉我，假的，上当无疑。一时，有些激愤、懊恼。

古人云，君子如玉，触之可温；光华内敛，不彰不显。佩玉是为了警示自己，怎可作假？赏玉是基于精神，怎可诳人？这样形而上追问一番，不禁暗忖：我等接近玉石的初心如何？是赤子之情吗？有警戒之意吗？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一片贪心虚妄，怎可换来真正的珠宝？反言之，若我不贪，何物又可假于我也？所以，不要埋怨造假之人，应该反思上当原因。

思想这样活动一番，渐渐清醒，沉思良久，视为机缘。于是，豁然释然。置于花架的，与盆栽为伍；沉入缸

底的，与金鱼为伴；那个夸张的鬃子，干脆拴了根红线绳，置于毛绒玩具的头顶，权当装饰。

所以，看着小金橘由扁平到浑圆，由青绿到微黄，弧线与日俱增，色泽渐渐丰富，更觉“本真”之可贵。

有了这样的认知，平凡的日子生趣悠然。

清晨，小鸟啾啾，频频来访：扭脖子、扇翅膀、打秋千，不亦乐乎。大青虫不甘寂寞，扭动着肥硕的身躯，爬上爬下，吐泡泡，翻眼皮。月亮高悬于天上，动物们和我一样，隐藏了白日的激情。小金橘露着圆圆的笑脸，似乎噙着月光睡着了。

儿时，橘子是稀罕物。犹记得母亲那次匆匆下班回家，一进门，带着着一身的来苏味说：“副食一部来了南方水果，有橘子。”

“那就快去吧。”父亲说。

于是，母亲将她的手袋“哗啦”一声，倒翻于桌面，小鸡啄米似地检出钱、粮票、布证，然后又通告似地喊一声：谁跟我去？我和妹妹争先恐后，举手示意。母亲在前，我俩在后，不像是逛街，倒像是赶考。

副食一部在东关十字路口，是少年时期充满想象之地。母亲站在柜台前，浏览着木筐子里的水果，指着橘子说：“称两斤。”

售货员看看我俩，对母亲打趣说：“一人一斤？”

妹妹还小，分不清好歹。这时，斜着眼，绷着圆嘟嘟的小脸，端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吵架姿势，一口奶气的咬舌音，对售货员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才一人一斤，你才一人一斤。”

刚刚入秋，她细腻的脸蛋，已被风吹皱了皮，像贴了两块土豆皮，又留了个简单的帽盖头，可爱极了。

周围的人哈哈大笑，售货员欠身看着她也咯咯地笑。母亲笑得合不拢嘴，妹妹身旁的顾客嗤嗤地笑着摸她的头。我知道妹妹的意思。她是用自己的方式与大人交流，她天生有一股拗劲，尚未开花时，就像一块璞玉。

提着橘子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止住笑问妹妹：“你刚才为啥和阿姨较劲？”

她跺着脚说：“她才是一根筋，她才是一根筋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蹲在地上笑岔了气。

妹妹觉得我夸张的笑声里不怀好意，又对我说：“你也是一根筋，你也是一根筋。”

母亲憋着气，不敢笑了。为了安抚她，拿出一个橘子放在她手里，说：“乖，回到家慢慢剥着吃，看脚底下，好好走路。”

她接过橘子，霎时就咧嘴笑了，那么突然，又那么自然。

牵着她的袖口往家走，想着她的模样，仍然忍俊不住。

进了门，母亲对父亲学说买橘子的过程，妹妹也很有趣地听着。父亲问妹妹，我们这是说谁呢？妹妹似乎忘记了刚才的一切，专注地望着橘子，圆乎乎的小手像捧着稀世珍宝，脸蛋上的“土豆皮”里盛满了笑意。

母亲顺手也递给我一个橘子。我先是放在鼻子底下闻着，然后仔细地观察。我已读了《小桔灯》，想着是否也可以做一个。只是，橘子的味道太诱人，想归想，一边就慢慢地剥开了。

橘皮被剥成了一朵花瓣，家里立刻散发出香气。忽然，感觉一双滴溜溜的眼睛在橘子上急速地打转儿，顺着看不见的光束望去，妹妹的眼珠像两只小纽扣。自己的橘子已经不知藏于何处了。后来，我想，她得忍着多么强烈的诱惑，才等到我的橘子露出真容。

我掰开一半给了她。

她安静地坐在小凳上，慢慢撕着橘子的白络，一瓣瓣地放进了小嘴里。她带着微笑，专心地咀嚼，“土豆皮”也随之上下跳跃，满足而幸福。

我问她，你的橘子呢？

她一本正经地瞪着眼睛说：橘子坐上火车回南方了。

多年后，我每每想起这一幕，既有浓浓的怜惜，也有说不出的欢喜。当然，小金橘以其鲜明的节奏美化着生活时，冬天的脚步说来就来了。

那年，宁波难得下了点雪。雪沫子挂在枝干上，洁白的纹理像蜿蜒的雪线。枝头，慢慢滴着清露，叶子干净翠嫩，晶莹的绿，似乎可触可握，小橘子经历季节冷暖，聚集天地精华，散发出岁月深处的芳香。

雪化时，叶片的凹陷处，居然攒着一汪水珠，小心地收于壶中，烧开了茶，唤作橘子露。

细品：悠远清淡、至味清欢。